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琴声如诉

Moderato cantabile

Marguerite Duras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Marguerite', written in a cursive, flowing style.

琴声如诉

Moderato cantabil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Marguerite Duras

王道乾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琴声如诉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
王道乾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6.5
(玛格丽特·杜拉斯作品系列)
ISBN 7-5327-3920-1

I. 琴... II. ①杜... ②王...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03066号

MARGUERITE DURAS

Moderato cantabile

本书根据子夜出版社1958年2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de Minuit, 1958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5-609号

琴声如诉

Moderato cantabile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道乾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周 冉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4 插页 4 字数 56,000

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7-3920-1/I · 2190

定价: 18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



致 G. J.

“琴谱上写的两个字，你念念看？”钢琴女教师说。

“Moderato cantabile，”小孩回答。

老师听小孩这样回答，拿铅笔在琴键上点了一点。小孩一动不动，转过头来仍然看着他的乐谱。

“Moderato cantabile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坐在离他们三米远的一个女人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Moderato cantabile是什么意思，你真不知道？”老师又问。

小孩不回答。老师又拿铅笔敲了一下琴键，无能为力地叫了一声，声音是抑制住的。小孩连眉毛也一动不动。老师转过身来，说：

“戴巴莱斯特太太，您看这孩子。”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太太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您这是对谁说的呀，”她说道。

小孩仍然不动，眼睛低低垂下，独自在想：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有点打颤。

“上次我给你说过，上上次也告诉过你，我给你讲过有一百遍，你肯定是不知不知道？”

小孩认为还是不回答为好。老师把她面前这个对象再次打量了一下。她更加生气了。

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悄声说。

“明摆着嘛，”教师继续说，“明摆着嘛，就是不肯回答。”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也把孩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只是方式和教师有所不同。

“你快说呀，”教师尖声叫了起来。

小孩丝毫没有感到吃惊的表示。他不出声，始终不回答。教师第三次敲打琴键，用力太猛，铅笔敲断了。就在小孩两只手的旁边。小孩圆滚滚的两只小手，还是乳白色的，就像含苞待放的花蕾一样。小手紧紧攥在一起，一动不动。

“真是一个难弄的孩子。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这句话，并非不带有某种胆怯气馁的意味。

小孩听到这句话，转过脸去看了她一眼，他这动作极快，只要看到她在也就放心了，时间不过是转瞬之间。随后，他又恢复他那作为一个对象的姿态，眼睛看着琴谱。他的手仍然紧紧捏在一起。

“我才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难弄，戴巴莱斯特太太，”女教师说，“不管难弄不难弄，总该听话呀，否则，那怎么行。”

她这些话讲过之后，从敞开的窗口大海的声响一涌而入。微弱的市声同时也涌进窗来。全城在这个时刻正处在这春天下午的中心点上。

“最后一次问你，你是不是一定不知道？”

一条小快艇出现在打开的窗口上，在缓缓移动。小孩本已转过脸去看琴谱，微微动了一下——只有他母亲察觉到他动了一下。小艇弄得他心神不安。低沉的马达声全城都可以听到。这里游艇是难得看到的。晚霞把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。一些小孩站在码头上眺望着大海。

“当真，最后一次问你，你肯定是不知？”

小快艇还在窗前移动着。

小孩是这样固执，教师不禁为之震惊。她的怒气也退下来了，本来她采取某种动作是可以强使这个小孩开口回答的，可是小孩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，竟弄得她灰心丧气，一时间她只觉自己的命运是这样荒凉无告。

“干这一行，干这一行，算是什么职业哟。”她苦苦叹息着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也不说话，只是稍稍俯下头，似乎是在表示同感。

小快艇终于在窗框之间滑过去看不见了。小孩默默无声，潮声显得更响，而且无处不在。

“Moderato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小孩张开他的小手，伸到小腿上，轻轻搔了一下。他这个动作是无意的、轻快的，对这样一个动作大概老师也是无从责备的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搔过痒之后，他这样回答。

落日的光辉这时一下变得五色缤纷，十分耀眼，这小孩的金黄色头发也发出异样的色调。

“并不难嘛，”女教师说，她的态度比较平静了一

些。

她拿出手帕擤鼻涕，擤了很久。

“看我这孩子哟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满心欢喜地说，“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，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倔强的孩子……”

女教师认为指摘这种骄傲情绪似乎也可以不必。

她已经被压倒了。她对小孩说：“已经告诉你一百遍了，Moderato是中速的意思，cantabile，像唱歌那样，像唱歌那样的中板。”

“像唱歌那样的中板，”小孩说，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
女教师转过身来。

“嗟呀，我真可以向您发誓。”

“可怕，可怕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笑着说，“固执得像一只山羊，可怕，可怕。”

“再讲一遍，”女教师说。

小孩不出声。

“我说，再重复一遍。”

小孩仍然不动。在这固执的沉默中，海潮的声响又在

耳边响了起来。天上的晚霞在最后一次迸发中也变得更加浓重。

小孩说：“我不要学钢琴。”

在大楼下面街上，传来一个女人呼叫声。这悠长的叫声一直传到楼上，把海潮的声音打断。紧接着，叫声突然中断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小孩叫道。

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”女教师说。

海潮声又在耳边回荡。晚霞开始变得灰暗。

“没什么，没有事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。

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往钢琴那边走去。

“真是神经过敏，”女教师不以为然地看着他们这样说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抱住孩子的肩膀，把他紧紧搂在怀里，弄得他很痛，她几乎是在喊着：

“要学琴，要学，一定要学。”

小孩由于同样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害怕，在发抖。

“我不喜欢钢琴，”他喃喃地说。

这时，继最初那一声叫喊，又有各种各样的叫声传来。人声嘈杂，证明刚刚的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钢琴课还在继续。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不停地说：“应该学琴，应该学，要学。”

女教师摇着头，对这种温情很不以为然。暮色开始掠过海面。天空上的色彩渐渐变得灰暗。只有西边天际还有一抹红色。那红色也在逐渐消退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孩问。

“亲爱的，音乐……”

小孩从容地等了一会儿，他想要理解，但是他弄不懂，不过，他还是接受了。

“好吧。可是下边是谁在叫？”

女教师说：“我在等着。”

小孩开始弹琴。在窗下，在码头上，人声嘈杂。但是琴声掩过了下面人群乱纷纷的闹声。

“您看，您看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愉快地说，“弹起来了，弹起来了。”

“只要他愿意，他是可以弹得好的，”女教师说。

小孩把一段小奏鸣曲弹完。乐声一停，楼下的喧闹声又涌进房间，那声音是无法抗拒的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小孩又问。

“再弹一遍，”教师对他说，“不要忘记：Moderato cantabile，就好像是谁给你唱一支催眠曲一样，记住就行。”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：“我是从来不给他唱的。今天晚上他会要我唱，他总有办法弄得我非唱不可。”

教师无意去听她。小孩开始再弹迪亚贝利^①的小奏鸣曲。

教师大声说：“降b小调，你总是忘记。”

男男女女急切杂乱的闹声愈来愈大，从下面码头直往上冲。好像是讲着同一件事情，但听不真切。钢琴不顾一切地弹下去。这一回是这位女教师坚持不下去了，她中途打断，叫道：

“停下来，停下来。”

小孩住手不弹。女教师侧过身去对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：

“真的，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。”

他们三人一起走到窗前。在下面码头的左侧，离开大

① Anton Diabelli (1781—1858)，奥地利作曲家。

楼有二十米远，在一家咖啡馆门前，围着一大群人。附近几条街上还有人跑来，人很多，团团围在咖啡馆门前一群人的四周。所有的人都在往咖啡馆里面张望。

女教师说：“喂呀，这个地区……”她又回过身去，抓住小男孩的胳膊，“快，快去再弹一遍，最后一遍，在刚才停下来的地方接下去弹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弹你的曲子去。”

小孩弹琴。他按照刚才那样的节奏继续弹下去。这一课快要结束了。他按照要求把像唱歌那样的中板很细致地继续弹下去。

“照这样听话，我倒觉得有点讨厌了，”安娜·戴巴莱斯特说，“您看，我究竟想要怎么样我自己也不清楚。真是活受罪。”

小孩继续弹琴，弹得很好。

“戴巴莱斯特太太，您看您给他的是什么教育，”女教师讲出这样的看法，心情似乎是愉快的。

这时，小孩不弹了。

“你为什么停下来？”

“我以为……”

他只好按照要求，继续把小奏鸣曲弹下去。下面嗡嗡的人声愈来愈吵，即使在大楼上面，吵闹声也变得很响，乐声也给掩盖下去了。

“降b小调，不要忘记，”女教师说，“不要搞错，这就对了，很好，是吧。”

小奏鸣曲在展开，扩大开来，又一次弹到最后一个和弦。时间已经到了。女教师宣布今天上课到此结束。

她说：“戴巴莱斯特太太，您带这个孩子，将来可要遇到不少困难。我这是直率地对您说的。”

“已经够困难的了，他可把我磨死了。”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低着头，两眼紧紧闭起，沉陷在某种永无休止的生儿育女的痛苦的微笑之中。在大楼下面，还有几声叫喊，还有一些现在可以听得清的呼唤声，说明下面发生的还不太清楚的事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。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明天就会弄清楚的，”女教师说。

小孩急忙奔到窗前。

“汽车开来了，”他说。

一大群人挤在咖啡馆进口两侧，人愈聚愈多；不过，从邻近街道拥出的人已经减少；一下有这么多人拥到一起，是料想不到的。城里人口在增多。这时，人们突然散开，中间让出一条通道，让一辆黑色运尸车开进去。车上下来三个人，进了咖啡馆。

有人说：“是警察。”

安娜·戴巴莱斯特问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有一个人给杀死了。是一个女人。”

她把孩子领到女教师吉罗小姐住的那座大楼的门廊前，叫他在哪里等着，她自己又回到咖啡馆门前，钻到人群里面去，一直挤到最靠里的一排人那里，这些人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玻璃窗前正在往里面张望。在咖啡馆尽里面，在后厅半明半暗的地方，有一个女人直僵僵躺在地上。还有一个男人，趴在那个女人的身上，抓住她的两肩，在静静地喊着那个女人。

“我的亲人啊。我亲爱的人啊。”

他脸转过来，看着这边正在看热闹的人，这时大家才看清他那两个眼睛。他的眼睛，除了表现出对这个世界、